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六

列傳

宋六十

呂大防 大忠 大鈞 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用考工

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與范純仁同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

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稱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豈可生以為子沒而背之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章累十數上出知休

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為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為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推自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

戚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
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
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
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寛侵官之罰恕誹謗之
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時用兵西夏調度百
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寛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為
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絶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
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契丹使其使黠

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又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絶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大防言夏本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令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偽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

將帥為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為中國怯使將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録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

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言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丁度以為主上憂勤此本祖宗家法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本朝家法最善逾於前代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宮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母后之族皆不預政此待外戚之法宫

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竝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

朝矣未果而后崩為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録直書其事為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三二

年可復相見也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閣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大師宣國公謚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為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祕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為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為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

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穎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閤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穎會凡議屢以理折之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為不然恐不可啟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顧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

竟以分水嶺為界焉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南刑獄時河決飛蝗為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陜西轉運副使知陜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絶歲賜遣使來謝罪神宗將許之

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懼討伐宜
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
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富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寀
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閼民喜爭運粟于
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
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
判官則不可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爲得師嘗
獻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

當之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羞之紹聖三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關陜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横山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職為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寶文閣直學士

大鈞字和叔大防弟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禄寺丞知三原縣請代父蕡入蜀移巴西縣蕡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以憂去起為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劒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大鈞曰君

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
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謌見其直乃好
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未幾道得疾卒年
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
大臨字與叔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今取人而
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
流之路不勝其多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
歲不調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

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謂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非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永静東光人父居正摯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宫令縣

賦甚重輸絹疋折税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産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爲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頌之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意

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顧少寛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乃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

向不在乎義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户役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為率則非一法所能齊隨其所宜各自

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户少中户多上户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爲幸中户役簡而輕下户役所不及今槩使輸錢則爲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户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

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無有悅而願為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為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毆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必知自愛性既愿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偽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

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司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説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説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

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葢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邉鄙之謀動邉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歴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

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擊乞詣郓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

相市鹽中雜以偽惡遠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且
儲其羨以為賞弊减什七父老目為學士鹽久之簽書
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
法收淨利南京閼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
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
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
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
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

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令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寺丞為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聽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衆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置歴事罷歸明年

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

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
法哲宗然之摯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
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請增補臺諫竝許
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旱
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
大臣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
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青無光風霾昏曀上天
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蔡確爲山

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摯劾之又疏確過惡大略有十論章惇亟悍輕傥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師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

而退以防私情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執憲數月百僚敬憚時人以此已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昨差役

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覿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毁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

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未安宣
仁后意解覿得補郡守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哲宗及
宣仁后嘉歎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
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為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為相修
嚴憲法辨白邪正與吕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
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
為朋讒奇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
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

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録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摯上章自辨不得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七年徙大名又為雍等所遏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黄州再貶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

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反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為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恕以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

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反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卒無佐驗會摯卒京奏不反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訟寃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甞釋卷少好禮學其究三禮尤粹晚好春秋跂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

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自以生平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為相請建家廟事下

太常頌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又云朕念其自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册竝停此則無可廢之事有不當廢之悔且有合祔廟及謚册之義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宰相曾公亮問曰議者謂陰逼母后是恐後有配祔之意頌

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歎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頃在館下九年奉養祖母及母并及姑姊妹外族而妻子衣食常不及富弼嘗稱為古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厲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産而可强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内郡縣又以關

内諸府分隷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内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閲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虚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盗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爲廵檢縣尉但能捕盗而不能使人不爲盗能使其不爲盗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還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

右請出遊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使還命爲淮南轉運使召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川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仲宣所坐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神宗欲免杖而黥之頌又言古者刑不上大夫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得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

能體朝廷之意遂功爭利務為煩擾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

不限博士員外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幷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倖門一啟則士塗竒銳之人希望不次之擢執奏不已於是竝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餘歲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幾溺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吕惠卿嘗語人曰子

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几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是緡錢夜因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還神宗

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非亳潁卧治

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按東都事畧作孫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祕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府國子博士陳世儒之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既而母爲婢所殺開封治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頌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傅致由是得白猶以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

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别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頌曰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欲修一書但患遷延不早成耳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非卿不能如是之敏及書成帝讀序引

書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録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歷中朝廷議百

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禄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

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又謂人主聦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為患大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别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厯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

瑕故爲稽滯頃赦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茍有疑則爲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契丹主阿里庫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

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庫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絶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

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獨蘇頌一人為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而異日親政大反

所為馴致于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於書無所不通尤明典故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七至六十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

宋六十一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梁燾　王巖叟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慶歷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州吏受賕弗問存至按之豪

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為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為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歴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歴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因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

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聽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名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絶皆非便執政不悦五年遷龍

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從之兵部太僕寺請内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内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

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為

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歳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歴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黨頼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按東都事畧載存降通議

大夫復還右正議大夫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寛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户參軍從平貝州為文彦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彦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為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

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
治平中神宗為潁王以固侍講及為皇太子又為侍讀
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
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
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
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大臣
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駮兼侍讀
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

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
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
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
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
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
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以對制策忤時
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遏之何
哉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

爭之時議尊僖祖為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
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内徙者二萬户牒者告夏人幽
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
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
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
真酈生之説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
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
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

孰肯為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尋提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遷拜門下侍郎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令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强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甞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

也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盩厔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户參軍移萬全令捐圭田修學宫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祕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歳

省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升太常博士知咸州瞻以咸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爲因山别録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

柄宜削諸官宫邊議宜付宿將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陜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彦博孫沔經畧西夏别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

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衰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臣請與之廷辨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瞻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瞻仍如初說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遂

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為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御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弭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判請還鄉里除提

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注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賾固爭之卒詔罷役如賾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賾曰不

可御外國以大信為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
王畧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
乃止贍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
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
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懿簡
紹聖中言者以傅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
四子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唐城令一早卒彦詒太
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登第猶未冠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重之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為監察御史充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瑋而還隷臣甚悖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

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為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

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紛咸兩宫之情未通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

皇太后還政逐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録其勤勞少加恩恵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為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甞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

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有
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陜西
言近邊熟户頗逃失詔以内侍李若愚等為陜西四路
鈐轄轉運使使招納歳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
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
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
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
吕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悔悔不可遏遂

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吕誨吕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

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使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

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為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庚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為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為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

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為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
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水官李偉議大河可
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
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
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
六十八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
變金玉君子也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
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襃贈録其

子堯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從孫察見忠義傳

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父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癸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

意也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閭閻細民困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旨又施之行事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爲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爲戒而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爲害豈特此耶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

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禄巧為妄誕成就其事至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疏入不報内侍王中正將兵出强干賞不以法肅爭之不得出知宣州入辭神

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為獨不可曰中正罔冒僥覬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為工部郎中按東都事畧載彛在神宗時已為工部郎中哲宗即位遷太常少卿與宋史本傳異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册者彛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户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户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

通判虢州肅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顔正論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傳堯俞等七人悉召至都堂敕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肅又言若論年齡爵禄則老臣為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為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

上不聽肅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詬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為非即應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賑民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既至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太后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為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

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確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燾論潤甫柔佞不正巧為進取不聽改權户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京帥蜀燾曰元豊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令密訪人才燾曰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别邪正公夫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

者不韙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為
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
使以寵之力辭改知潁昌府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
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
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
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雷州别駕化州安置卒徙
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
為意在鄂作薦士録具載姓名曰出入侍從致位執政

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日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辟為屬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捷於市衆皆竦然定州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以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用劉摯

薦為監察御史入臺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時按張耒撰巖叟墓誌巖叟初為御史所上書不及役錢東都事畧載巖叟論役錢斂法太重乃在哲宗下詔求言後與宋史本傳異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民受其弊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為惠願復其舊江西鹽法害民詔遣使者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為恐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為不絶害本百姓無由樂生

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憚於省録頗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命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宰相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譏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

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亟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録黄上疏諫旣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之益切退就閤上疏曰臣為諫官旣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駮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

之望飭厲大臣事為之制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復虛而不除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正人進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賑貸户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户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户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閒以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

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嘗侍邇英講進讀寳訓至節費嚴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嚴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倚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嚴叟聞之因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

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

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絶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諭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僥倖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來爭蘭州地界巖叟謂質孤勝如二堡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

內戛以為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形勢之地豈可輕棄議遂止及後築定遠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滕甫帥太原為走馬承受所撼徙潁昌巖叟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都城羣偷聚大彦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

詭僻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因言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

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閤中物營之嚴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為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嚴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嚴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退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

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為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卒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别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

宋六十二

鄭雍　孫永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名試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院歴開封府判官熈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己以求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宣仁后臨政擢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者交攻之換為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

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為承㫖周種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臣輒肆横議願正其罪從之使契丹還從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内輕外選用牧伯以閥閲輕淺者充員不復為來日慮須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賑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户到雍言此令一

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饑今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遷御史中丞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人列於庶位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刑部讞四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為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外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為罪臣恐

鄒於嗜殺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況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囚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答曰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東濟錄書以示確與殿中侍御史楊畏確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為摯黨以閉其援確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也拜尚書右丞改左丞紹聖初黜元祐諸臣

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諭使勿去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懐之以白哲宗燾言不行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貶謫臣僚乃不由奏擬則威權盡歸於下國事不可問矣哲宗以王安石曾有故事遂釋其疑殊不知安石創為白帖以便其專擅之私壞法實甚顧不懲作俑之失轉視為甲令之垂遂使小人益肆行無忌雍雖

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

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宫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趙郡人祖冲給事中按東都事畧冲任集賢院學士永以祖蔭為將作監主簿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韓琦引為諸王府侍讀神宗為潁王出新録韓非子畀官僚讎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毋留意及為皇太子進舍人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

新御極曠澤流行悪逆者猶得虧除今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别為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鹽馬國之大計不可使主者專其柄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邊陲方安静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居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絶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

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對曰法誠善然疆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也時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為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況配隷耶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遂不果行復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河決于貝瀛冀尤

其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廪粟以賑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渡蕩其族帳遼持此數侵邊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亘四十里永諭之曰疆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為者敵意解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時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為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詔永及韓維究寔永奏言市算下逮錐刀為人患苦御史張琥劾之罷為提舉中太一宫元豐中判軍

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嚴隱匿之科永請聽人以所藏

之善者售於官得貨其餘訐訟既息國用亦濟士知太

原按東都事畧永為御史張琥劾罷降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會赦始復舊職知太原府與宋史本傳異

且行神宗訪以時務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

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戒入判

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踰年起知陳州徙潁昌

哲宗名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

甲免役三事最敝願一切罷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

法皆納之元祐元年遷吏部尚書以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康簡永外和内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遏以勢亦不為屈未嘗以矯亢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為國器

元絳字厚之錢塘人舉進士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治獄以明決稱歷知通州海門縣按東都事畧作静海縣考宋史地理志海門静海二縣並屬通州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

皆坐徒絳曰海濵之人恃鹽以為命非羣販比也咨而
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
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歳償
費流者皆復業又甓其城因門為牐以禦湍漲後人守
其法入為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歳漕
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為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
以待逋寇繕治十五處樓堞械器皆備軍食有餘以功
遷工部郎中歴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

章閣待制知福州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禄而容耆寧即訊於外從之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歳即台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頴即以為頴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宫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在翰林諂事

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左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内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為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闢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

難進知制誥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為問將隨問隨答禧慙不能對使還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陜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

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按東都事畧作釋上舍生不實蔡確舒亶因陷之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為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為

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紹聖初入為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

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
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涇
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楶果有功崇寧元
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撫定鄯廓州邊臣
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
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
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謂將左
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為丞

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為已皆非矣强顔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遂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名為祐神觀使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行後復舊

名第進士為上饒尉武昌令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為編修中書户房事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畧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為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為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使國史

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為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頋紐創議之人一切如熙寧之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為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閤牋記哲宗立進承旨修撰神

宗實録以毋喪終制為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
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國閣學士知亳州閲歳復以承
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
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
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
述之説遂拜尚書左丞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勘

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布奏禮后為父降服朞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閔命惟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祕書少監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過闕會哲宗親政章惇

用事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録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吕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壊了名節矣

伏讀通
鑑輯覽

御批唐宋儒臣草制或溢美以市諛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褻王言而辱國體莫此為甚如林希之

肆行誣詆敢於陰斥宣仁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當時為人君者不能辭其責　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為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後徙舒州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

弟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
以之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
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曰廣言路然
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
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
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必行黜罰以
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聞初詔乃蔡確

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勍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膺坐上書入元祐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初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帷薄事遂劾修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至州上表

衣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為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算戶高下均取之民以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饑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歷江西河北陜西副使之奇在陜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遷發運使

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等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聚黨二千人勢張甚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迪道使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奠而不拜入為户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摘其非誠

心務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為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别之責守汝州徙慶州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為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年七十四後録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

職之奇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為已任特以畔歐陽修之故為清議所薄子堦至侍從曾孫芾别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為乃爾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廷試擢甲科授蔡州推

官初置五路學選為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佃待之如常神宗問大喪襲衣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

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辛從佃議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從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黄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實錄紀一朝政治自應據事實書以昭傳信即片辭隻字不容任意增省重修已不可為典要況朝臣各持私見謗書佞史爭辨紛紛尚復成何體制 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實錄成加直學士又為韓川

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紹聖初治實録罪落職知秦州改海州復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州徽宗即位召為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静退為畏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更之善者揚焉元

祐紛更是知更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
揚之而不知更之之過也顧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
當之為貴遂命修哲宗實録遷吏部尚書報聘於遼歸
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
退皆曰上不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
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可耶清
臣乃止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
不可罰罰則不可為中丞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

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吕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宜窮治乃下詔中諭揭之朝堂議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追復資

政殿學士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閑田以均給梅山猺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為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

闕閲勲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歳至侍從又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陜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掊克元祐初以言者論其罪責戍州團練副使安置黄州章惇用事起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間賴其利召拜户部侍郎遷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為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為資

政殿學士東太一宫使士為亳州洪州徙太原過闕留

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

節度使知洪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温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

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

州徙潭州鄒浩南還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

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絶江而去他逐臣在

其境内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為所侵

困用事者恱之徽宗以藩邸恩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經幃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左丞按宋史宰輔表作右丞蓋陸佃於是年十一月轉左丞益因得拜尚書右丞也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曽布布辭改付益益阿附二蔡以為宜相蔡京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曽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為相進益中書侍郎益在官無片善可紀至

其狻譎傅合蓋天稟然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尚

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八